

● 十大非常事件历史丛书第二辑

十大 劫空 机蔡 事事 件件

081
8

总主编

江大学出版社

定价：2.40元

简

介

本丛书以古今中外社会生活为背景，客观、真实、生动地再现具有历史意义的非常事件，这些事件具有突发性、戏剧性、情节性的特点，使读者在惊心动魄中加深对大千世界的了解。

本年度出书篇目：

- | | | |
|-----|-------------------|------|
| 第一辑 | 十大元首被刺案
十大恐怖事件 | 〔已出〕 |
| 第二辑 | 十大劫机事件
十大空袭事件 | 〔已出〕 |
| 第三辑 | 十大贩毒案
十大诈骗案 | 〔已出〕 |
| 第四辑 | 十大间谍事件
十大出逃事件 | 〔即出〕 |
| 第五辑 | 十大空难
十大海难 | 〔即出〕 |

上篇 十大劫机事件

制服病魔·····	1
血溅波音机·····	6
魔火行动·····	10
可怕的二分之一概率·····	20
真主不保佑·····	26
损失最惨重的突击·····	31
环航惊梦·····	36
跳伞劫机·····	41
恐怖的40分钟·····	48
超国界奔袭·····	54

下篇 十大空袭事件

首次导弹空袭·····	64
旷古未见的毒花·····	70
轰炸东京·····	74
最成功的袭击·····	80
V-2 导弹魔火·····	85
德累斯顿大空袭·····	94
意大利舰队的克星·····	99
战争史上最大的空降袭击·····	105
贝卡悲剧·····	113
“鸽”号计划·····	118

制服疯魔

非洲航空公司的RK056次航班上的反劫机战斗，是国际民航史上机组人员与旅客们奋起反抗劫机暴徒，并取得胜利的极少数事例之一。

1987年7月24日20点30分，一架非航DC—10巨型宽体喷气客机从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的玛雅玛雅国际机场腾空而起，这是飞往巴黎的RK056次航班。飞机到达巡航高度之后，转入水平飞行。55岁的刚果人埃鲁马是这次航行的乘务员领班，他已有2700小时飞行经验，飞过世界上的许多航线，就在3个月前，他还作为刚果总统萨苏·奥庞戈的访华机组人员，来过中国。他巡视了一遍秩序井然的客舱，然后在头等舱里找了个座位，舒坦地坐了下来。当然，这位即将退休的经验丰富的黑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在黑非洲的上空，飞行一直是安全的，从来没发生过什么劫机、绑架、人质那一类让人厌恶的劳什子事情。为什么偏偏这次要担心？但是，埃鲁马没法舒坦地坐下去，他总觉得有某种感觉困扰着他。他不由得又站了起来，浏览了一遍客舱，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于是，他只好强迫自己安下心。

一个半小时后，飞机徐徐降落在中非首都班吉国际机场。22时50分，RK056次航班开始了飞向巴黎的航程。刚满40岁的法国妇女夏隆冬身材娇小，容貌美好，她丈夫热拉尔在班吉的一家公司供职，夫妇俩这次是回国度假，她的膝盖上坐着才20个月的女儿小玛丽。

DC—10型客机在1万米高空平稳地以时速830公里的速度飞行着，时间早就过了午夜，飞机已经来到茫茫的地中海上空。客舱里夜深入静，绝大多数旅客都已进入梦乡，伴随着旅客的是发动机令人舒服的平静轻柔的转动声。

埃鲁马没忘记自己的职责，他又一次巡视了客舱，没有任何异常情形，他有些心神不定地坐下来，告诉自己，在到巴黎之前还有2个小时，应该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一会儿。他当然不知道，就在他身后不远的一等舱的一个座位上，坐着一位会断送机上全体人员的煞星。

这是个阿拉伯青年，西装革履、仪表堂堂，他无聊地翻着一本画报，却什么也没看。这时，他警觉地抬起头，四下观察了一下客舱里的情形。显然，正是动手时刻。

埃鲁马突然听到身后有动静，猛地转过身，但是来不及了。一个蓄着大胡子，两眼冒火的青年人朝前走来，他呼呼放了三下空枪，埃鲁马立刻意识到出了什么事。那人提着枪闯进飞机驾驶舱，掏出一张航空图，命令机长立即飞往贝鲁特，他拍拍缠在腰间的两个炸药袋说，“如果不按我的要求办，就炸毁飞机！”

机长立即把情况报告驻在阿比让的非航总部。总部一面指示机长，同意飞往贝



鲁特，一面立刻通知了非航10个成员国的政府。机长镇静地与劫机分子周旋，同时与有关的几个国际机场联系。最后他将闪着红灯的油量表指给劫机者看：“燃料不足”，劫机者只好同意飞机在瑞士日内瓦国际机场紧急着落，此时，这架庞大的喷气客机已在空中周旋了6个小时。现在的时间是7月25日凌晨6点。

日内瓦方面立刻把情况通知了有关各国，最感到震惊的是法国政府，因为这架飞机上有64名法国人。法国政府立刻派出负责安全事务的部长级代表诺贝尔·邦德浩立即赶赴日内瓦。

DC-10型客机刚在日内瓦降落，防暴小分队立即开进机场，用安全绳将飞机圈了起来。匆匆赶到的刑事采访问者，纷纷在周围支起摄影机，准备拍摄随时可能出现的突然局面。

劫机分子将头等舱的旅客都赶到了普通舱，自己独占了头等舱，然后命令乘务员去把留在他原来座位上的口袋拿来，这是个装满弹药与炸药雷管的袋子。

全机的乘客们都处于紧张慌乱之中。夏隆冬镇静地让女儿吞服了双倍剂量的婴儿安眠药，接着从钱包里取出12岁大女儿和10岁儿子的照片，将它们悬挂在面前的座位靠背上。夏隆冬身穿非洲长裙，孩子依偎在母亲怀里，小嘴微张，沉沉入睡。

领班埃鲁马虽年过半百，但身体非常壮实，处理过许多飞机上发生的紧急突发事件，是位足智多谋的优秀领班。劫机者一人呆在头等舱里，一次只允许一人进去见他。埃鲁马估算了一下局势，虽然他手中只要有一个香槟酒瓶就可以将那家伙打昏，但光凭他一人是没法下手的。而且埃鲁马还担心机上会不会还有他的同伙。但他已看出劫机者是极度神经质，可能免不了会松弛警觉性。机会也许会有。

劫机者命令空中小姐把全部旅客的护照全部收上来，他自己在头等舱与普通舱相接处的布帘处不停地晃悠，手中拿着枪，腰间缠满炸药。他接过空中小姐给他的飞机尾部经济舱里的148名旅客的护照，从中挑出了64本法国乘客的护照。接着宣布，他要在此中寻找牺牲品。

3个小时在惶恐不安的气氛中度过。天已大亮。飞机依然停在停机坪上，周围是突击队员与狙击手。7月的骄阳直晒机身，舱内闷热不堪。机警的夏隆冬瞥了一眼窗外，看见摄影师们用大型长焦镜头密切注意着机内的动静。她将手伸进手袋，取出口红，在靠近她座位的三个舷窗上迅速写下英文字母：ONE，这是一，表示机内只有一个劫机者。随即，她马上拉下窗上的遮光帘遮住暗号。

埃鲁马依然没放过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他同劫机者相隔2个座位说着话，已建立了某种程度的信任关系。他对劫机者说：“我这个年龄，都快退休了，但我还有孩子。”劫机者说，他对非洲人没什么，只恨法国人。他拿到护照后，先挑出一本，当护照主人，那位美国旅客来了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搞错了，就把他放了回去。

杀戒大开

让·克洛德·雅科已经感觉不到害怕与闷热了，他什么也不期望了。这位在布拉柴维尔开业的法国律师坐在夏隆冬夫妇前三排的座位上，双手托腮，一动不动，似乎是在等待命运的安排。突然，扩音器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格扎维尔。”坐在他一边的朋友，28岁的法国旅客格扎维尔·博里呆板地站起来，面容苍白。

扩音器里又传出另一个法国人的名字，一个穿白上衣，戴黑眼镜的青年人站起来，跟着格扎维尔离开座位，前往头等舱。

扩音器里又叫了一个法国人的名字，但没人回答，没人反应。显然，这个法国人拒绝向劫机者低头。

那两个法国人走进头等舱，劫机者让他俩并排坐下，并用毯子将他们盖起来。格扎维尔直视前方。眼睛里是冷漠不屑的神色，而另一位由于戴着眼镜，神色也看

不出来。劫机者将手枪从这个人的太阳穴挪到另一个人的太阳穴，似乎在考虑对准先开枪。客舱里充满死的气息。

暴徒接过让埃鲁马端来的水，一口喝下，一步窜到两个法国人跟前，嚎叫：“你们取笑我！你们马上就得死一个！”他扣动扳机，格扎维尔的头颅被打穿，他倒在血泊之中。

然后，劫机者让埃鲁马将格扎维尔扔出机外，埃鲁马说一个人不行，必须再来个机组人员帮忙，但当他们挪走格扎维尔时，发现他还没死！他要求再来位机组人员帮忙。劫机者同意了，并说这足以“把他扔出去”。但是勇敢机智的埃鲁马拒绝了，经过长时间的争执，恐怖分子让步了，同意埃鲁马他们三人把人抬下飞机。

群情激愤

坐在客舱里的法国石油工程师勒内·安德烈和德利埃尔听见了怵心的枪声，看见黑人乘务员将被枪杀的同僚抬下飞机。他们意识到，那法国护照是回不来了，再过几分钟，另一位同胞也将魂归西天。如果警方再不动手，他们将没有生的希望。他们悄悄商量：“绝不能期待警察的帮助，必须组织抵抗，劫机分子孤身一人，而我们至少有众多壮汉子。”

这时，劫机分子已走到驾驶舱，他用手枪对准驾驶员，通过机上对讲机用阿拉伯语同刚刚赶到机场指挥塔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日内瓦代表通话。这个劫机者叫于森·哈里里，21岁，出生在南黎巴嫩地区，1983年被以色列抓住，由于国际红十字会的干预才被释放。

“把飞往贝鲁特的资料和飞行图交给我。”于森说，“我将释放全部非洲人和无辜者，还有2名比利时人和一名加拿大人……”

“留下的是哪些人？”巴勒斯坦代表问道。

“64名法国人，2名美国人，2名英国人和4名犹太人要留在飞机上。飞机必须在15分钟内起飞。”

“不要这样要求我。”巴勒斯坦代表劝告道，“你是在瑞士领土上……瑞士当局一定会同你谈判。我希望你答应不要对机上无辜者使用任何暴力。”

“我不想伤害无辜者。我只想要正义，反对帝国主义。”

于森一手紧扣扳机，放下话筒，走向副驾驶员：“我要向旅客讲话。”他接过话筒，看了看表，现在是上午11点35分。这个神态疲惫的宗教狂一字一顿地说：“我……我们正在加油，告诉你们，飞机15分钟后将飞往贝鲁特。”

那些法国人全部挤在靠近机尾的座位上。夏隆冬透过舷窗看见狙击手们正向客机围聚过来，不禁害怕起来，她微欠身子，把脸转向别的旅客低声说：“飞机上难道没有男人吗？要是我们中间有军人，有真正的男子汉，事情早就了结了！”

她的丈夫热拉尔是个瘦削的男人，一听到妻子的话，挺身而出。律师雅科在听到“贝鲁特”这几个字眼时也从麻木中惊醒过来。另外几个男人也纷纷响应夏隆冬夫人的号召。

“宁愿死在日内瓦，也不去贝鲁特。必须行动！不然，大家会更加遭难。”三位石油工程师将一瓶威士忌一饮而尽，安德烈抹抹嘴唇说，“干！我来对付凶手，你们……”

“这样太傻，”雅科律师打断他的话，“客舱有4个出口，而阿拉伯人只有一支手枪。我们每人有4：8的逃生机会。”

在闷热的客舱里，旅客们面对危险无声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考虑如何救出自己的法国同胞，而另一部分人，由于害怕，只想保持审慎，不希望自己成为靶子。

有的旅客已在着手准备突围了。他们询问机组乘务员，如何打开紧急出口并放下滑梯。那位乘务员面有难色地摇摇头说，这样做非常危险。这时，乘务员领班埃鲁马出现在人群中，他低声对旅客说：“我告诉您如何打开紧急出口。不过要小心！驾驶舱里有个信号灯在紧急出口门打开时会亮。”

奋不顾身

埃鲁马不愧是一位大智大勇的老资格乘务员，他在抬下格扎维尔之后，本来是可以逃走的，但他大义勇为，毅然率领他的同事，又回到了飞机上，他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救出旅客，这是无可推托的神圣使命。他对别人说：“我是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和平，在非洲和其他地方都需要和平。”

此刻，在驾驶舱里的于森·哈里里越来越显得歇斯底里，因为机场方面没有把他要的飞往贝鲁特的飞行图送来。他端起自动手枪狂叫：“5分钟后还不起飞，我就再杀一个人质！”他的左手在腰间的TNT炸药上痉挛。随后又翻起他面前的那叠法国护照。

此时，雅克律师已经悄悄挪到靠近右翼的那个紧急出口，夏隆冬夫妇抱着孩子紧随其后，律师握住门把手，等待着另外三位石油工程师摸到各自的出口处。由于紧张，和无统一指挥，客舱里的秩序有些乱，喧声四起。

于森闻声急忙从驾驶舱那边跑过来，手里端着枪。正在这时，普通舱里传出紧急出口门开启的滑动声，紧接着是滑梯落下时的轰鸣声，暴徒一个箭步窜过头等舱，撩起两舱中间的布帘。早就等在一边的埃鲁马朝他猛扑过去，将壮实的身体压住暴徒，但情急之中，他忘了缴下对方的枪。“呼，呼！”二下沉闷的枪声，子弹打进他的腹部。但是，埃鲁马依然没有松手，死死抱住恐怖分子。

与此同时，机尾是一派忙乱的情景，所有的法国人全都通过4个紧急通道冲下飞机，由于神经极度紧张，他们在跑道上拚命地奔跑。手持武器的瑞士警察迅速登上飞机。

那个叫于森·哈里里的暴徒早就被机组人员制服，这个曾经滥杀无辜的强盗这时居然痛苦流涕，叩头求饶。

受伤的英雄埃鲁马被抬下飞机，送上救护车，他平静地说：“我想他是受人指使的，就我来说，我对他没有仇恨，我是个基督徒……”

1小时后，所有聚集在一起的旅客、警察、瑞士官员、非洲航空公司职员及日内瓦机场负责人向智勇双全的非洲人和法国人致敬，非航RK056客机上的旅客坐上一架专机继续航行，平安抵达巴黎。

消息传到巴黎，法国政府如释重负。希拉克总理立即提笔给埃鲁马写信，表示感激之情，还邀请他在伤愈后作为尊贵的客人重访巴黎。

当然，埃鲁马的祖国更加感激他，因为他拯救旅客的生命，也使祖国获得了荣誉。

(方正)

血 溅 波 音 机

1988年4月5日上午，科威特政府和王室突然面临艰难而痛苦的选择：要么释放被政府关押的17名恐怖分子；要么任凭3名科威特王室成员惨遭横死。一句话，科威特不是蒙受屈辱，就是承受牺牲。把科威特逼入进退维谷的地步的，是制造震惊世界的科威特航空公司的波音747班机被劫事件的几个阿拉伯青年。这场劫机事件是有史以来历时最久，辗转地点最多、谈判最艰巨的一次。

祸 从 天 降

1988年4月5日凌晨8点35分，曼谷机场上机声隆隆，科威特航空公司的Ku 422次班机象往常一样，正点滑向跑道，冲上蓝天，载着97名乘客和15名机组人员朝科威特飞去。422次班机是一架波音747客机，它一直往返于曼谷和科威特。今天机上乘坐的乘客中有30名科威特人，包括3名科威特王室成员，他们是法德勒·哈立德·萨巴赫和他的两个妹妹埃卜特萨姆·哈立德·萨巴赫和安瓦尔·哈立德·萨巴赫。还有22名英国人，8名泰国人，4名埃及人，3名奥地利人，3名约旦人，还有一些持西德、沙特阿拉伯、哥伦比亚护照的乘客。飞机爬高进入平稳飞行后，乘客们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兴致勃勃地翻阅书刊画报，而大多数人则头靠在放斜了的座椅上打盹，客舱里不时还能听到轻轻的鼾声。可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舱内那几名阿拉伯人打扮的乘客却正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做着劫机前的准备工作，他们用眼神相互传递着信息，等待最佳时机的到来。飞机飞越阿拉伯海上空，这里是孟买和马斯喀特之间空中无线电信号最弱的地方，再有1小时50分飞机就要抵达科威特机场了。

时机到了——四、五名身着西装，头裹阿拉伯头巾的青年，几乎同时从提包或身上掏出了手枪和手榴弹，戴上了面罩，从客舱的不同位置上一跃而起，为首的大喝一声：“飞机被我们劫持了，谁也不准动，把手都放在头上！”熟睡的乘客惊醒，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连忙按劫机者的话做了。与此同时，坐在驾驶室附近的两名阿拉伯青年冲向驾驶室，手中举着扭开盖的手榴弹和打开保险的手枪对着驾驶员的头，强迫他们把飞机开往伊朗的马什哈德机场。尔后，几名劫机者把乘客都赶到了飞机的经济舱，按国籍分坐了几处。两名劫机者拿来了塑料绳，逐个把男乘客的手都绑了起来。

当地时间6点15分，飞机越过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加瓦特尔湾上空进入伊朗领空。44分钟后飞机飞到离马什哈德机场145公里的上空。劫机者头目要求驾驶员通过无线电同机场取得联系，要求紧急降落。起初伊朗方面拒绝让这架飞机降落在它

的国境内。驾驶员告知机上燃料即将告罄，伊朗方面才“完全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允许其紧急降落在马什哈德机场。

7点30分Ku 422班机在马什哈德机场着陆。劫机者头目通过无线电向机场当局发出威胁，“任何人不准接近这架飞机，否则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将一起化为灰烬”。

旧 帐 重 提

被劫持的飞机降落的马什哈德城地处伊朗东北部，离伊朗与苏联和阿富汗的边界很近。

4月5日下午，伊朗这个很少对外开放的机场笼罩着一片紧张沉闷的气氛。马什哈德警方如临大敌，急调警察和重兵包围了机场，封锁了通往机场的所有大小路口。

傍晚6点30分，劫持者通过机上的无线电用阿拉伯语向机场指挥塔发出了他们为什么劫持这架飞机的第一份声明：“科威特政府必须在12小时内释放其关押的17名犯人，否则将炸毁飞机。”

劫持者要求释放的犯人究竟是何许人也？这还要从1983年12月12日科威特在90分钟内发生那一系列爆炸事件说起：爆炸首先是在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冲进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开始的，紧接着停放在法国驻科威特使馆门前、科威特国际机场指挥塔的下面、炼油厂附近、电力自来水控制中心和美国移民公寓的门前汽车炸弹相继发生爆炸，在那次预先策划的一系列爆炸事件中有6人丧生，86人被炸伤。事后科威特警方在全城进行的大搜捕中逮捕了25名罪犯，其中14名在1984年2月被判刑入狱，3名被判处死刑，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批准对他们执行绞刑。

密 谋 策 划

5日，科威特政府接到伊朗方面的通知后，紧急约见了伊朗驻科威特临时代办，“希望伊朗政府尽快结束这一不幸的事件”，并要求伊朗方面不要给飞机加油，不让它起飞，以免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尔后，科威特内阁在首相阿卜杜拉·萨巴特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派一个由高级外交官和医生组成的代表团赶赴马什哈德，同伊朗商谈解决422次班机危机。会后科威特外交大臣艾哈迈德指出，“劫机者提出释放17名罪犯的条件完全是一种讹诈，科威特政府以前没有答应过这一条件，这次也不会答应。”

科威特毫不妥协的立场打乱了劫机策划者的如意算盘。5日晚，劫机者释放了24名妇女。7日，劫机者又释放了32名乘客，同时威胁说“机上乘客都被看作是政治犯”。但科方仍拒绝劫机者的条件。

8日午后，劫机者把一名男乘客拉到机舱外的舷梯上朝天放了3枪，并把一颗手榴弹扔在跑道上，要求机场当局挪开机场跑道障碍物，以此威胁科威特政府如不答应条件，飞机将飞往别处。尽管如此，科威特方面并没有屈服。

8日下午2点，伊朗副总理莫阿阿里不顾科方的劝阻，下令让机场工人挪开跑道障碍物。2点28分，Ku 422次班机离开马什哈德，向西飞去。

开 了 杀 戒

科航422次班机开始飞越土耳其领空，伊拉克籍驾驶员问道，“飞向哪个方向？”劫机头目说，“贝鲁特机场。”

8日下午4点50分，飞机进入黎巴嫩领空，劫机分子不禁一阵欢喜，“就要到家了。”

5点50分，劫机头目命令驾驶员向贝鲁特机场喊话，请求着陆。可是，被叙利亚军队控制的机场早已关闭，跑道上摆着一辆辆救火车、大客车等障碍物，机场周围的防空部队也做好了射击的准备。“机场指挥塔，请允许我着陆，他们在用枪口对着我的头，”伊拉克驾驶员请求道。“我们在枪口下生活13年了，谁来管我们！”机场一位黎巴嫩官员答道。劫机头目抢过话筒怒气冲冲地吼道，“我的威胁是当真的，如果不让我们降落，我们就撞向你们的指挥塔。”一位叙利亚军官说，“你们硬要下来，我们就开火！”

飞机很快就飞临贝鲁特机场导航空域，劫机头目命令驾驶员做好着陆准备，机场上空能见度很好，迎着西沉的斜照，机长已经能看到10公里之外的铅灰色的跑道了。飞机开始作进场飞行，机长发现了横放在跑道上的车辆。

“没法降落。”机长说，他的手抓紧操纵杆，准备将飞机拉起来。

“保持航向！”劫机头目恶狠狠地说。

跑道越逼越近，现在离开地面只剩下50米的高度，如果不改变飞行姿态，时速300公里的飞机在不到10秒钟的时间里就要接地，然后猛地撞上前方的车辆，爆炸起火！那些救火车、加油车上的红色警灯一闪一闪地发出惨人的光。车辆都是顺跑道停放，这等于是在警告飞机上的人，这些汽车是根本没法紧急撤走的。它们象狰狞的野兽一样朝飞机的风挡玻璃猛扑过来。

机毁人亡！

出于本能，机长猛地将操纵杆拉到胸前，同时将油门把手按到底，飞机吼叫着，猛地抬头，从闪着红灯上方掠过。驾驶舱的人都被晃得东歪西仰，昏头转向。劫机头目慌乱中抓住机长的椅背，惊呼出声。

机长没理他，继续大角度爬升，将贝鲁特机场甩在了后下方。劫机头目看了一眼灰蒙蒙的大地，不象刚才那样趾高气扬了。

机长慢慢地调整航向，飞机又开始转大圈。

“油不多了。”机长对怔怔发呆的劫机头目说。头目知道，这样僵持下去，不会有任何结果。他同其他劫机者商量一番之后，命令飞机开往塞浦路斯拉纳卡机场方向。

飞机在塞浦路斯着陆后，劫机者并没有急于与机场联系。劫机者中的几个核心人物正在策划着更残忍的阴谋。劫机头目向劫机者重新部署了新的行动计划，他说，“如果科方继续不答应条件，我们就让机场为我们加油，重新飞回黎巴嫩去，我们可以降落在（贝卡）各地的简易机场。塞浦路斯如不同意，我们就杀两个人给它点颜色瞧瞧。”一个家伙问道：“先拿谁开刀呢？”劫机头目凶恶地说：“王室成员先留着，不到非常时刻不要动‘大鱼’，先找两个为政府干事的人，让他们为混帐的科威特政府去送命”。于是这伙劫机分子就选中了在科威特边防军服役的25岁的阿卜杜拉·穆罕默德和在政府消防部门工作的20岁的阿尤卜·邦达尔为第一批牺牲品。

在他们要求加油的请求遭到塞浦路斯政府的拒绝后，他们就象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不顾一切，开始铤而走险了。9日，他们先残暴地开枪杀死了阿卜杜拉。11日，他们又杀死了邦达尔，并再次向科威特政府发出威胁，“准备担架和救护车来接3名王室成员的尸体。”

面对劫机者的残暴行为，科威特该怎么办？负责与劫机者谈判的巴解官员认为，科威特政府要么不惜一切代价与塞方合作采取突袭行动，解救人质，要么作出某些让步，和平解决这次危机。科威特终于选择了后者。

尚未了结

正在科威特主持召开小型伊斯兰首脑会议的科威特首相埃米尔·萨巴赫，11日晚取消了原定的记者招待会，匆匆赶回内阁办公大楼的会议厅，参加紧急内阁会议。这时，内阁大臣们已经分坐在会议桌的两旁等候多时。面色严肃的埃米尔刚刚坐下就宣布会议开始，他首先向诸位大臣介绍了在此之前他与前来参加首脑会议的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会谈的情况，尔后接着说，“阿拉法特说他愿意继续为和平解决这次劫机事件做调解工作。”会议接着讨论了目前的严峻局势。最后内阁会议认为，“我们在释放17名罪犯的问题上决不妥协。尽管如此，为了防止劫机者再次滥杀无辜，我们应在谈判策略上表现出某些灵活性。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要采用武力形式解决这次危机。”

4月12日，塞浦路斯拉纳卡机场，气氛更趋紧张。驻塞英军基地的一支突击队已遵照英国有关方面的指示于两天前在机场作了部署，随时准备应塞政府的要求协助袭击劫机者。

消息传到了422次班机内，惶惶不可终日的劫机者更加惊恐不安，劫机头目命令在机舱门旁绑上炸药。4月12日上午8点50分，劫机头目通过指挥塔再次发表了一份“最后通牒”，“我们决心走烈士的道路，这架飞机从现在起命名为“伟大烈士”号，如果塞浦路斯方面再不给加油，我们决定摧毁飞机，与飞机同归于尽。”

机场指挥塔里的科威特、塞浦路斯以及巴解官员完全明白，这伙狗急跳墙的家伙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于是，科威特、塞浦路斯、巴解组织和后来加入到斡旋工作之中的阿尔及利亚各方面进行了紧张的接触，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意为飞机加油，条件是，劫机者释放12名人质，科威特把8名死刑犯减为有期徒刑。13日凌晨，劫机者释放了12名人质。Ku422班机在加满油后，载着32名人质，呼啸着飞离拉纳卡机场，飞往阿尔及利亚。

劫机者在阿尔及尔国际机场和有关方面讨价还价，僵持了4天，未能达成协议。16日，劫机者还别出心裁，在飞机舷梯上举行了小型记者招待会。劫机头目宣称，由于阿尔及利亚“够朋友”，他们不打算在此地开杀戒。他要求立即给飞机加油，以便到其他地方“和科威特算帐”。但后来他们又同意推迟加油，愿意继续谈判。分析家们指出，看来，劫机者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

17日，劫机者宣布推迟离开机场，以便为阿尔及利亚方面继续进行调解提供机会。经过二天不动声色的暗中活动后，劫机者在20日凌晨宣布出于“人道”和“伊斯兰”的考虑，结束劫机行动。清晨6点钟，被扣作人质的最后23名乘客被释放，机上尚有8名劫机者和8名机组人员。阿尔及利亚内务部长宣布已同劫机者达成综合性协议，但他拒绝谈论协议细节和劫机者的前途。

过后，劫机分子被阿尔及利亚当局带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其后情况，新闻界便不得而知了。劫机行动以劫机分子一无所获而告终。一位走出机舱的沙特阿拉伯人质仰望高天，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说：“我们经历了一场持续16日的恶梦，这场恶梦终于结束了。”

但是，科威特政府认为事情尚未了结。科威特方面广播了劫机分子投降的消息，并称这是科威特政府对恐怖分子的一次胜利，要求引渡这些劫机歹徒，严惩杀害人质的凶手。但一般认为，科威特的这个要求很难满足。

事实上，这个要求也没有再提出来过。

(谷安吉)

魔火行动

1977年10月13日，西德汉莎航空公司的181次班机，在法国利比厄拉上空为恐怖分子所劫持，自此整整100个小时，机上的无辜人质徘徊于地狱之门。联邦德国内务部长遂从第九边境警备队中精选28名高手，由威格纳队长组织成一支锐不可挡的反恐怖突击队。于是，在索马里的莫加迪沙机场，为世界航空史留下了反劫持胜利却又惊心动魄的一页……

* * *

1977年10月13日，西班牙马略卡岛的帕尔玛机场，一批饱览了该岛旖旎风光的男女乘客，鱼贯登上舷梯，踏上了汉莎公司的181次班机（这是一架名曰“皇冠号”的波音737客机）。热情的空中小姐迪尔曼把82名乘客逐一指引进各自的座位就座。

181次班机于13时正点起飞，阳光普照的马略卡岛迅速被抛在后面，离开了乘客和机上工作人员的视线。

班机飞向法兰克福，将历时135分钟，正点到达时间是15时10分。

此时的联邦德国，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是施莱尔绑架一案。这位举足轻重的企业主联合会主席已被恐怖分子扣押39天，警方对此束手无策，至今不知藏匿何处。恐怖分子的要挟条件是释放被捕入狱的同伙，他们对延时过久的谈判已变得越来越失去耐心，开始扬言要处决人质施莱尔，这使西德政界要人对于早已开始的营救人质计划几乎失去了希望。

在联邦政府的一幢大楼的会议厅里，施密特总理、内政部长麦霍夫及一些安全专家们不顾连日来的劳顿，还在研讨对施莱尔的营救办法。然而，对于他们说来简直有如雪上加霜，一份紧急情报送到了内政部长的手中，“皇冠号”飞机被恐怖分子劫持了！

* * *

波音737客机在航线上平稳地飞行，对于机上的多数乘客说来，刚刚结束了马略卡岛上的度假，一次舒适的短时间飞行也是一种享受。看了空中小姐送来的报纸，了解到施莱尔绑架案的近期发展，不免对恐怖分子近年来的大肆活动颇感气愤。然而，他们难以预料，数分钟之后，将要亲自体验施莱尔的惨苦命运了。

舒曼机长和他的副手菲克尔，都在国防军服过役，是第一流的飞机驾驶员。舒曼的漂亮妻子莫妮卡总是对丈夫的安全十分担心，报纸上屡屡出现歹徒劫机杀害人质的消息常使她心惊胆颤，但丈夫总是这样安慰她，“你根本不用过分担心，即或真的遇上这类事情，我决不会做出使自己一命归西的举动。”

乘客们的兴致都很好，他们来自各地，命运把这些人聚在这个庞大的机舱之内，虽则在陆地上各操各的行业，现在却都谈笑风生，气氛和谐热烈，特别是旅客

中的7个孩子全都活泼可爱，更使人情绪兴奋。一位舞台女设计师还带着一只名曰“罗比”的小狗，它成了大家羡慕的尤物。

飞机的后舱有7位年轻女郎，不久前，她们在阿雷那的“伯爵舞厅”中被选为美女皇后，舞厅老板出钱让这7位优胜者到马略卡岛一游。

柏林银行家的妻子比吉特·莱尔和她的儿子斯蒂芬坐在前舱。她现在不时地感到有些忐忑不安，因为她那远在柏林的丈夫在电话中告诫她注意飞机上的异常情况。这个老头是不是被施莱尔的绑架案弄得草木皆兵了？不过，莱尔认为丈夫的这番话是否正是不祥之兆，因为，此刻坐在自己身边的一对青年男女很像会制造麻烦的人。

13时45分许，飞机来到著名的厄尔巴岛上空，拿破仑曾被囚于此。机舱内适度的暖气使人昏昏欲睡，大家都在舒适的靠椅上闭目养神，有的已鼾然入睡，唯有小斯蒂芬正在翻看一本米老鼠画册，这是空中小姐赠送给他的礼物。

然而，这种舒适恬静，顷刻之间便被打得粉碎；两对男女猛地从座位上跃身而起，边跑边喊着穿过通道，直奔前舱。不少乘客记得，就在飞机临起飞之前，这4个人才姗姗来迟。

“这4个疯子是不是要劫持飞机？”比吉特·莱尔打了一个寒噤。她这个念头不幸成了事实，前排的乘客发现他们手中拿着手枪和手榴弹，人们都被吓得呆若木鸡。

驾驶舱的门被呼然打开，一支手枪立即瞄准了机长舒曼的脑袋，副驾驶员菲托尔胸侧的肋骨被狠狠地踢了一脚，使他从椅子上摔了出来。歹徒对他们大声吼叫：“滚出来，你们被劫持了！”

菲托尔别无他法，只能俯首从命，他两手交叠脑后，在拳打脚踢的驱赶下进入头等舱。两名女歹徒正满脸凶相地挥舞着打开保险盖的卵形手榴弹在大叫大嚷，威胁乘客和空中小姐不得乱动。一名劫机分子留在驾驶舱监视机长。

15时30分，意大利米兰的飞机安全中心报告：汉莎181次机在厄尔巴岛附近离开马略卡—法兰克福航线，朝罗马航向飞去。

飞机上的旅客被这突如其来的突变吓呆了，他们谁也没有吭声，各自僵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菲托尔和头等舱的乘客被三名歹徒赶进后舱，人们被牲畜一般围圈在一起。

其中一名女劫持者尤显凶恶，她将拧开盖子的手榴弹高举头顶，脸上显出憎恨异常和不可动摇的神色。

莱尔的心狂跳不已，她怀疑自己是否在做一场由丈夫电话引起的劫机恶梦，但她没有胆量用手去揉眼睛，因为，如果不是作梦而是现实，歹徒的子弹便会不客气地飞到她身上来寻找漏洞。

但是，这不是梦，这是严酷的事实，因为那名监视机长的歹徒利用机内话筒向乘客们讲话了：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请屈尊听新机长瓦尔特·马姆德给你们讲话。”此人用英语说，“我们是自由战士，我们劫持飞机的目的乃是要求释放关押在联邦德国和土耳其监狱中的战友们，”他扬言道，如若这个要求得不到满足，那大家的命运闭眼便可见。

自此，机上乘客和机上工作人员都成了这4名歹徒的人质。

看来，这4名劫持者训练有素经验丰富，事先做过周密的计划和准备。他们依照精确的时间，麻利快捷地控制了整架飞机和机上人员。歹徒首先从惊恐万状的乘客之中选出两名妇女，命令她们撤走所有座位前的杯盘餐具，把它们送入机内厨房，免得成为人们反抗的武器。然后，那个劫机头子命令旅客将各自的旅行护照和其他证件丢在过道里，并威胁说，谁如果有所隐藏，不肯如数交出，将要当众扒下他

(她)的裤子,强行搜查!

于是,又是两名妇女被迫充当歹徒的助手,她们弯腰屈膝地在过道内捡起地上的护照和证件。此时,吓坏了的乘客唯唯从命,不敢有半点违抗。两位女乘客完成了这项任务之后,那个自命为机长的劫机头目命令她们举起双手抱在脑后,走回到人群中。

15时50分,181次班机突然降落在罗马国际机场。1小时后,联邦德国内政部长麦霍夫接到了他的意大利同行的电话。又过了10分钟,通过机内的无线电,自称“上尉瓦尔特·马姆德”的劫机分子头目踌躇满志地向世界宣告,“我们现已控制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以我为代表的行动小组,要求释放被关押在联邦德国监狱中的反帝战友,我们是一个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为业的革命组织。”

已被施莱尔绑架案折腾得精疲力竭的施密特总理立即在社会民主党执委会上报告了飞机遭劫持的情况,随即在野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也知晓了这个事件。当时外长根舍正在万里之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在联邦首都,一直为营救施莱尔而大事忙碌的“营救指挥部”而今迅速集合开会,研究救援人质和飞机的具体方案。

麦霍夫部长与罗马保持频繁的电话联系,敦促意大利政府无论如何不要让被劫持的飞机起飞。

可是,17时50分罗马来电,“汉莎181次班机未经准许,已强行起飞。”

此时波恩的电台和电视台均已播出了喷气客机遭劫持的消息,不过由于尚未掌握劫机分子的确切人数和机内情况,报道都十分简短。

整个世界在这件“皇冠号”遭劫持的消息面前显得束手无策,瞠目结舌。

柏林的银行家莱尔下班后驱车返家,汇入密集的车流之中。他拧开车内的收音机,新闻广播员正在报告汉莎飞机遭劫持的消息,这对他犹如晴天霹雳。莱尔发狂般地疾驰回家,放下皮包后即刻扑向电话机,向机场打听妻子所搭的班机。数分钟后,电话中传来了可怕的证实,妻子和儿子落入了劫机歹徒的手中!

同机乘客和机上工作人员的家属俱已获知自己的亲人已落入狂暴的魔鬼之手,他们从此陷入时刻担惊受怕的境况之中,共同的命运又将他们汇合成分布面极广的一个集体。

18时20分,地面监测站向波恩报告,181次航班正飞向塞浦路斯。半小时之后,联邦政府得到塞浦路斯外交和内政部长的允诺,如若这架飞机在塞浦路斯降落,他们将会阻止它再次起飞。

“皇冠号”在塞浦路斯的拉纳卡机场的路道上徐徐降落。通过机内无线电,劫机分子要求机场提供11吨燃料,然后立即飞离机场。

为了履行他们对联邦德国的承诺,塞浦路斯人尽量拖延时间,不给飞机加油,此时波恩的刑事侦察局已派出专家乘专机赶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塞浦路斯代表也登上机场指挥塔,通过无线电向“机长”马姆德谈了3刻钟的话,试图说服对方,以期事件得到明智的解决。但劫机头目却根本怀疑他的身份,只一味在话筒中狂喊,“赶快加油,否则我要把飞机炸毁在这儿!”

面对这种可怕威胁,机场赶紧给飞机加了油,放它再次起飞,它的航向是贝鲁特。直到此时,德国的安全专家依然没有抵达塞浦路斯。

但是,贝鲁特坚决拒绝“皇冠号”降落,它只得飞往大马士革方向。

对于战事频繁的众多阿拉伯国家,世界富户联邦德国提出的要求是不容忽略的。他们无一例外地拒绝被劫持飞机在本国机场降落。于是,在这个不祥的星期四深夜直到凌晨,这架飞机从大马士革飞往巴格达,从巴格达飞往科威特,像没头苍蝇一般在各首都机场上空乱转,就是不能着陆。直到次日黎明,燃料即将耗尽的

“皇冠号”才降落在岛国巴林的机场。

汉莎航空公司陆陆续续地了解到被劫持飞机内的一些扣人心弦的情况，消息来源便是该机机长舒曼。他在手枪的挟持下疲于奔命地驾驶着飞机，尽管他的神经紧张得快要断裂了，但必须时时刻刻保持镇定自若，因为80余条生命捏在自己的手中。而且只要有可能会，他就抓紧机会向地面报告机上的情况。现在下面已经知道，劫机分子共有4人，两男两女，带有手枪和手榴弹。

181班机在巴林机场共停留了1小时又40分钟。在这里，恐怖分子头目马姆德用无线电向机场经理提出了他的要求：

“释放关押在德国的11名囚禁人员和被土耳其政府拿获的2人，以促成施莱尔的获释。”

机场经理满足了给飞机加油的要求。3时30分，喷气客机再次起飞，不知道它将飞往何处……

星期五夜晚，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一直待在内政部长麦霍夫的办公室内，熬夜和疲乏在他的眼圈上留下了深深的黑色。

在黎明时分，联邦刑侦局长送来了一份绑架施莱尔的恐怖分子打来的电话记录，电话内容如下：

“我们现在给施密特以足够时间来作出抉择，是赞成美国人消灭第三世界解放运动，还是为你们自身利益而保重自己的企业界巨头？我们扣留施莱尔和劫持汉莎公司飞机的目的是一致的，即打击帝国主义势力。现在，我向你传达最后通牒，如若在本星期日即1977年10月16日格林威治时间8时正，被你们关押的我方11名战友还未获释，汉斯·马丁·施莱尔将被处决。

西格弗里德·豪斯纳。

此时的波音737正飞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机场。不过，该国总统早已命令机场关闭了降落跑道。

天已破晓，迪拜机场指挥塔上的工作人员看到“皇后号”正在头顶盘旋，下面机场跑道上停着数辆阻止飞机降落的消防车。

但劫机分子却不理会，机长舒曼在手枪逼迫下作强行降落！

波音737象一只硕大无羽的怪鸟扑向跑道，机场管理人员只得命令消防车即刻开走，让出跑道，以免发生一场可怕的灾难。

5时51分，“皇冠号”在迪拜机场的跑道上缓缓滑行着停了下来。看到消防车开始向着飞机靠近，歹徒马姆德吼了起来，“谁都不许靠近飞机，不然格杀勿论！”

星期五上午，巴黎《法兰西晚报》及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到了同样内容的信件，它们的内容是：

“致西德联邦政府总理的最后间牒

从马略卡飞往法兰克福的181航班客机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完全处于我们控制之下，现致照于您，旅客和机组人员的生死存亡及汉斯·马丁·施莱尔的生命将完全取决于您是否愿意满足下述要求：

1. 从西德监狱里释放红军派战友，并发给每人10万马克。
2. 从伊斯坦布尔监狱释放两名战友：马迪和胡赛因。
3. 依照附加规定，交付我们1500万马克。
4. 请与××、×××、×××中任何一国商定接收从监狱中获释的战友。

……

S · A · W · I · O ·

1977年10月13日

至此业已清楚，两件劫持案的魔鬼集团汇合一处，形势格外严峻。

1977年10月14日，迫于事态的发展，西德政府不得不发表了一项字斟句酌的声明：

“我们正处于一个十分严酷的最后通牒的威胁之下。但是，政府正不遗余力地寻求一个明智而符合人道的解决办法。营救82名旅客、5名机组人员和汉斯·马丁·施莱尔的生命是政府毫不动摇的目的。”

* * *

波恩的政治家们从来没有象本星期五那样意见统一，朝野政党也从未象对待这件劫机案那样团结一致、毫无异议。经验告诉人们，被释放的恐怖分子必然胆子更大，定会卷土重来，制造更其可怕的事件。于是，施密特在人们的支持下，决定对恐怖分子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

接着，联邦国务部长汉斯·于尔根·韦施纳夫斯基出场了。他曾在1970年创造奇迹，从约旦被劫持的3架客机中成功地营救出德国人质。现在，他奉命作为西德政府密使，去波斯湾与联合酋长国政府及机上的4名劫机分子对话周旋，以期拯救全体人质的生命。

韦施纳夫斯基一行乘坐的专机抵达迪拜机场，在该机场的指挥塔上，他会见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国防部长、总统扎雅德酋长的儿子伊邦·拉希德。

国防部长以他父亲的名义向劫持分子呼吁，至少应将机上的孩子、妇女和病人放出飞机。但得到的回答是，“首先应当由德国和土耳其当局释放我们在监的战友！”

拉希德表示这一点已超出了他的权力范围。这引得马姆德冷冷地说上一句，“您怎么可以指望我会释放人质呢？”

劫机头目马姆德的脾气显得变化无常。数小时后，他在话筒里象帝王一般宣告，“原定於明天早晨来向我报到的旅客，请不必来了，我赦免了你们。”其实，此人正是用这种精神上的诸般折磨来威慑人质，摧垮人们的意志。

最后通牒所限的时间越来越逼近了。

国防部长拉希德命令他的“飞狐”部队准备进行袭击。部队隐蔽在机场铁丝栅栏后面。身穿卡其布制服的士兵端着打开了保险的自动步枪。

然而，此时的“皇冠号”上又有了新的变化。舒曼和他的副手非托尔被马姆德驱赶进驾驶舱，马姆德猛一转身，对着话筒向机场喊道，“赶快把跑道上的车辆开走，不然，我就枪毙一名乘客！”

国务部长韦施纳夫斯基赶忙在指挥塔的话筒里问道，“怎么回事？”

“我们要飞走了。”

汉斯·诺伊曼大使一把抓过话筒叫了起来，“我是德国驻联合酋长国大使，最后通牒还有一个小时才到期，你们为什么要飞走？”

马姆德回答，“最后通牒由我单独决定，现在我们要走了。”

“你们的飞行目标在哪里？”

劫持头目大声喊道，“这关你屁事！”

德国大使只好对他们央求，“请你们保护机上乘客的生命安全。”

马姆德没有回答，喇叭里传出一阵轰隆隆的马达声，“皇冠号”缓缓滑上跑道，腾空而去。

“皇冠号”的飞行目标不明。

* * *

在这危难关头，四面八方都向波恩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施密特总理的案头，外国的国王、总统、独裁者和酋长表示愿意提供援助的信件堆得老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长费舍尔也从东柏林来函，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充当调解人，80高龄的罗